

他脸色苍白，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让人听不懂的话。警长从他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巴兹先生轻快地拿起他的椅子，坐在桌前，对普里莫林先生说："你是一名公职人员；我请求你在你的官方报告中加上我的抗议。""很好，"委员长说，"就这样吧。"巴兹写的抗议书如下："我，以下签名者，让-迪迪埃-巴兹，人民代表，国民议会议员，被暴力从我在国民议会宫的住所带走，并被我无法抵抗的武装力量带到这个监狱，以国民议会的名义和我自己的名义抗议对我的同事和我自己的国民代表的暴行。"**1851年12月2日上午8点**在马扎斯发表。**"BAZE"**。当这一切在马扎斯发生的时候，士兵们正在议会的院子里欢笑和饮酒。他们用锅子煮咖啡。他们在院子里点起了巨大的火堆；火焰在风的吹拂下，有时甚至达到了院墙。

厅。Questure的一名上级官员，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军官 Ramond de la Croisette，大胆地对他们说："你们会把皇宫烧着的。"于是一名士兵用拳头打了他一下。从Cour de Canons取来的四门炮以炮台为单位对准了议会；两门在Bourgogne广场，对准了栅栏，两门在协和桥，对准了大楼梯。作为这个富有启发性的故事的旁注，我们要提到一个奇怪的事实。线路的第42团就是在布洛涅逮捕路易-波拿巴的那个团。1840年，这个团曾协助法律打击阴谋家。1851年，它又帮助阴谋家反对法律：这就是消极服从的好处。

第四章。当晚的其他行动 同一天晚上，巴黎各处都发生了强盗行为。不知名的人带领着武装的军队，他们自己也带着斧头、木槌、钳子、撬棍、救生圈、藏在大衣下的剑、手枪（在斗篷的褶皱下可以分辨出枪托），悄悄地来到这里

在一栋房子前，他们占领了街道，包围了通道，撬开了门锁，绑住了门童，侵入了楼梯，从门缝里冲进了一个熟睡的人，当那个人惊醒后，问这些强盗："你们是谁？"他们的头儿回答："警察局长。"拉莫里西埃也是如此，他被布兰切抓住了，布兰切用塞子威胁他；格雷波也是如此，他被格隆费尔粗暴地对待并扔了下去，格隆费尔由六个拿着黑灯笼和斧头的人协助；卡瓦尼亚克也是如此，他被科林抓住了，科林是个口齿伶俐的恶棍，听到他的咒骂和诅咒就显得很震惊；M.Thiers先生，他被Hubaut（老者）逮捕了；Hubaut声称他看到他"颤抖和哭泣"，从而将谎言加到了犯罪上；Valentin，他在床上被Dourlens袭击，被抓住了脚和肩膀，并被塞进了一辆上了锁的警车；Miot，他注定要在非洲的监狱里受折磨；Roger（du Nord），他以勇敢和诙谐的讽刺向强盗们提供雪利酒。夏拉斯和昌加尼耶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住在Rue St.

奥诺雷，几乎相对而立，昌格尼尔在3号，查拉斯在14号。

自9月9日以来，昌格尼尔就解雇了15名武装到牙齿的人，迄今为止，他在夜间一直由这些人守卫着，而在12月1日，正如我们所说，查拉斯卸下了他的手枪。

当他们来逮捕他时，这些空手枪就躺在桌子上。警察局长扑向了它们。"白痴，"查拉斯对他说，"如果它们有子弹，你就死定了。"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手枪是雷诺将军在攻占马斯卡拉时送给夏拉斯的，在夏拉斯被捕的时候，他正在街上骑马帮助实施政变。如果这些手枪一直装着子弹，如果雷诺将军承担了逮捕查拉斯的任务，那么如果雷诺的手枪杀死了雷诺，那就很奇怪了。夏尔拉斯肯定不会犹豫的。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些警察流氓的名字。重复这些名字是没有用的。逮捕查拉斯的是考蒂尔，逮捕昌格尼尔的是勒拉特，逮捕纳多的是德格朗斯。这样被抓住的人在他们的

他们自己的房子是人民的代表；他们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在侵犯他们的人身的罪行之外，又加上了这种叛国罪，即违反宪法。在实施这些暴行的过程中不乏厚颜无耻之举。警察局的特工们都很高兴。其中一些人还在开玩笑。在马扎斯，狱警们嘲笑梯也尔，纳达德严厉地训斥了他们。

胡博特先生（年轻）叫醒了贝多将军。"将军，你是个囚犯。"--"我的人身是不可侵犯的。"--"除非你被当场抓住，就在行动中。"--"好吧，"贝多说，"我是在行动中被抓住的，是睡着了的可恶行为。"他们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拖到一个火坑里。在马扎斯见面时，纳多抓住了格雷波的手，而拉格朗日抓住了拉莫里西埃的手。这让警察的贵族们大笑起来。一个名叫蒂里昂的上校，脖子上戴着指挥官的十字架，帮助把将军们和代表们关进了监狱。"看着我的脸，"查拉斯对他说。Thirion走了。因此，在不计入后来发生的其他逮捕事件的情况下，在"五四"运动期间被监禁的有

12月2日晚，十六名众议员和七十八名公民。两名犯罪代理人向路易-波拿巴提供了一份报告。莫尔尼写的是"装箱"；莫帕斯写的是"装箱"。一个是客厅里的俚语，另一个是大帆船上的俚语。语言的微妙层次。第五章 罪行的黑暗 维斯尼刚刚离开我。当我匆匆忙忙穿好衣服时，来了一个我非常信任的人。他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可怜的橱柜制造商，名叫吉拉德，我在我家的一个房间里为他提供了住所，他是个木匠，而且不是文盲。他从街上走了进来；他在颤抖着。"嗯，"我问，"人们怎么说？"吉拉德回答我说："人们都被吓呆了。这场打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的，以至于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工人们看了标语牌，什么也没说，就去工作了。一百个人中只有一个会说话。那就是说："好！"。这就是他们的看法。5月31日的法律被废除了--'做得好！'普选权被重新确立--也做得很好！'反动的多数人被赶走了--"令人钦佩！梯也尔

被逮捕了--"首都！昌加尼耶被抓住了--"好极了！

每块标语牌的周围都有一些鼓手。拉塔波尔向雅克-邦霍姆解释他的政变，雅克-邦霍姆接受了这一切。简而言之，我的印象是人民同意了。""就这样吧，"我说。"但是，"吉拉德问我，"你打算怎么做，维克多-雨果先生？"我从一个柜子里拿出我的办公围巾，给他看。他明白了。我们握了握手。他出去的时候，卡里尼进来了。卡里尼上校是个无畏的人。他曾在西西里岛的叛乱中指挥过米罗斯劳斯基手下的骑兵。他用几页动人而热情的文字讲述了那场崇高的起义的故事。卡里尼是那些热爱法国的意大利人之一，就像我们法国人热爱意大利一样。本世纪的每个热心人都有两个祖国--昨天的罗马和今天的巴黎。"感谢上帝，"卡里尼对我说，"你仍然是自由的，"他还说，"这个打击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进行的。

大会投资。我从那里过来的。革命广场、码头、杜伊勒里宫、林荫道，都挤满了军队。士兵们都背着背包。炮台都

系好了安全带。如果发生战斗，那将是

绝望的工作。"我回答他："会有战斗的。"我又笑着说："你已经证明了上校们像诗人一样写作；现在轮到诗人像上校一样战斗了。"我走进我妻子的房间；她什么也不知道，正安静地在床上看她的报纸。我身上带了五百法郎的黄金。我把一个装有九百法郎的盒子放在我妻子的床上，这是我剩下的所有钱，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脸色一变，对我说："你打算怎么做？""我的职责。"她拥抱了我，只说了两个字："做吧。"我的早餐已经准备好了。我分两口吃了一块肉排。当我吃完时，我的女儿进来了。她被我吻她的方式吓了一跳，问我："怎么了？""你母亲会向你解释的。"然后我就离开了他们。奥弗涅路（Rue de la Tour d'Auvergne）像往常一样安静而冷清。不过，有四个工人在我的门口附近聊天；他们向我问好："早上好。"我对他们喊道："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是的，"他们说。"嗯。这是叛国罪！"他们说。路易-波拿巴正在扼杀共和国。人民受到了攻击

。人民必须自卫。""他们会

为自己辩护。""你们向我保证？""是的，"他们回答。其中一个人补充说："我们发誓。"他们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在我的街道（Rue de la Tour d'Auvergne），在烈士街，在Cité Rodier，在Coquenard街，在Notre-Dame de Lorette，都建起了路障。第六章。"标语牌"离开这些勇敢的人时，我在奥弗涅路和烈士路的拐角处看到了三张臭名昭著的标语牌，它们在夜间被贴在了巴黎的墙上。下面是它们。"共和国总统的公告。

"向人民呼吁。"法国人!目前的局势不能再持续下去了。每过一天，国家的危险就会增加。议会本应是秩序的最坚实的后盾，现在却成了阴谋的焦点。三百名议员的爱国主义精神无法遏制其致命的倾向。它不是为公众利益制定法律，而是为内战铸造武器；它攻击我直接从人民手中掌握的权力，它鼓励所有坏的激情，它损害了法国的安宁；我已经解散了它，并且我

使全体人民成为它和我之间的法官。"如你所知，宪法的制定是为了事先削弱你将要交给我的权力。六百万张选票对它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但我还是忠实地遵守了它。挑衅、诽谤、暴行，都让我无动于衷。然而，现在基本契约不再受到那些不断援引它的人的尊重，而且那些毁掉两个君主国的人想束缚我的手脚以推翻共和国，我的责任是挫败他们的奸计，维护共和国，并通过呼吁我在法国承认的唯一主权者--人民的庄严判决来拯救国家。"因此，我向全国人民发出忠诚的呼吁，我对你们说。如果你们想继续这种使我们堕落并损害我们的未来的不安状况，请选择另一个人代替我，因为我不会再保留一种无力行善的权力，这种权力使我对我无法阻止的行动负责，这种权力在我看到船只时将我绑在舵上

驶向深渊。"如果在另一方面，你仍然对我有信心，请给我完成我从你那里得到的伟大使命的手段。"这个使命包括结束革命的时代，满足人民的合法需求，保护他们免受颠覆性激情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包括建立能使人生存下去的机构，而这些机构实际上将形成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持久的东西。"我认为，权力的不稳定性和单一议会的优势是造成麻烦和不和谐的永久原因，因此，我向你们提出以下宪法的基本基础，这些基础将在以后由议会制定：

"1.一个负责任的酋长，任期十年。"2.

部长们只依靠行政权力。"3.一个由最杰出的人组成的国务委员会，他们将制定法律并在立法机构的辩论中支持这些法律。"4.一个讨论和表决法律的立法机构，该机构应通过

普选产生，没有审查名单，因为审查名单会伪造选举。"5. A

第二届议会由全国最杰出的人士组成，是基本契约和公共自由的守护者，是一种平等的权力。"这个由第一任执政官在本世纪初创立的制度已经给法国带来了安宁和繁荣；它仍将为她提供保障。"这就是我的坚定信念。如果你们赞同它，就用你们的选票宣布它。如果相反，你喜欢一个没有力量的政府，君主制或共和制，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借来的，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借来的，那就回答是否定的。"这样，自1804年以来，你们将第一次在充分了解情况的情况下投票，确切地知道为谁投票和为什么投票。"如果我没有获得你们的多数票，我将召集一个新议会，并将我从你们那里得到的委托交给它。"但是，如果你们相信我的名字所象征的事业--也就是说，由89年革命再生的、由皇帝组织的法国，仍然是你们自己的事业，那么就通过批准我向你们要求的权力来宣布它。"这样，法国和欧洲就能免于无政府状态，障碍就会减少。

在人民的决定中，所有的人都会尊重天主的命令。"**1851年12月2日**，在爱丽舍宫发表。"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总统的公告

共和国的人对军队说。"士兵们!为你们的使命感到自豪吧，你们将拯救国家，因为我指望你们不要违反法律，而是强制尊重国家的第一条法律，即国家主权，我是国家主权的合法代表。"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你们和我一样，遭受着各种障碍，这些障碍既反对我想做的好事，也反对你们对我的同情心的表现。这些障碍已经被打破了。"议会试图攻击来自整个国家的权威。它已经不复存在。"我向人民和军队发出了忠诚的呼吁，我对他们说：要么给我保证你们的繁荣的手段，要么选择另一个人代替我。"在**1830年**，就像在**1848年**一样，你们被当作战败者对待。在给你们英雄主义打上了无私的烙印之后，他们不屑于征求你们的同情心

和你们的愿望，但你们是国家的花朵。今天，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我决心让军队的声音被听到。"因此，作为公民，请自由投票；但是，作为军人，不要忘记，消极服从国家元首的命令是军队从将军到士兵的严格职责。"由我来对我的行为负责，既对人民负责，也对后世负责，采取那些我认为对公共福利必不可少的措施。"至于你，在纪律和荣誉的规则下保持不动。通过你的强硬态度，帮助国家以冷静和思考的方式表达它的意愿。"准备好镇压一切对人民自由行使主权的攻击。"士兵们，我不对你们说我的名字所带来的回忆。它们已经铭刻在你们的心中。我们因不可分割的纽带而结合在一起。你们的历史就是我的历史。在过去，我们之间存在着一个荣耀和不幸的共同体。"在未来，为了法国的安宁和伟大，我们将成为情感和决议的共同体。"12月2日，在爱丽舍宫发表。

1851."（签名）L.N. BONAPARTE。""以的名义

法国人民。"共和国总统颁布法令："第一条。解散国民议会

。"第二条。普选权重新确立。5月31日的法律被废除了。"

第三条。法国人民从12月14日至12月21日在其选区被召集

起来。"第四条。在第一军分区的地区宣布进入围困状态。"

第五条。国务委员会解散。"第六条。内政部长负责执行本

法令。"1851年12月2日在爱丽舍宫发布。"路易-拿破仑-波

拿巴。"内政部长德莫尼。"第七章。NO.70, RUE BLANCHE 盖

亚尔城有点难找。它是新城区的一条荒废的小巷，将烈士

街和布朗什街分开。不过，我还是找到了它。当我走到4号

的时候，伊万从门里走出来，说："我是来警告你的。警察

已经盯上了这所房子，米歇尔在4号等你。

70号，Rue Blanche，离这里几步之遥。"我知道70号，Rue

布兰奇.著名的威尼斯共和国总统马宁就住在那里。然而，会议并不是在他的房间里举行的。70号房的门房让我上一楼去。门被打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英俊的白发女人，科普斯男爵夫人，我认出她曾在社交场合和自己家里见过，把我领进一间客厅。米歇尔-德-布尔热和亚历山大-雷伊也在那里，后者是前制宪者，一个雄辩的作家，一个勇敢的人。当时，亚历山大-雷伊是《国民报》的编辑。我们握了握手。米歇尔对我说："雨果，你打算怎么做？"我回答他："一切都可以。""这也是我的意见，"他说。许多代表都来了，其中有皮埃尔-勒弗朗克、拉布鲁斯、泰奥多尔-巴克、诺埃尔-帕尔菲特、阿尔诺德（德-阿列日）、前议员德莫斯特尼-奥利维尔和查拉莫尔。

大家都有深深的、难以言喻的愤慨，但没有人说无用的话。所有的人都被那种男人的愤怒所感染，而这种愤怒正是产生伟大决议的源泉。他们交谈着。他们说明了情况。每

个人都提出了他所知道的消息。

泰奥多尔-巴克来自住在布兰奇街的莱昂-福舍尔。是他叫醒了莱昂-福歇，并向他宣布了这个消息。Léon Faucher的第一句话是："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行为"。从第一刻起，夏拉莫尔就表现出一种勇气，在四天的斗争中，这种勇气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夏拉莫尔是一个非常高大的人，拥有健壮的五官和令人信服的口才；他与左派投票，但与右派坐在一起。在议会中，他是蒙塔朗贝尔和朗塞斯的邻居。他有时会与他们发生激烈的争论，我们在远处看着，这让我们感到很有趣。查拉莫尔穿着一件蓝布军装斗篷来到70号的会议，而且还带着武器，这是我们后来发现的。情况很严重；有16名代表被捕，他们都是议会的将军，还有一个比将军还厉害的人--查拉斯。所有的杂志都被镇压，所有的印刷厂都被士兵占领。波拿巴方面有一支8万人的军队，可以在几小时内增加一倍；而我们方面则一无所有。人民被欺骗了，而且还被解除了武装。军队

在他们的指挥下，电报机。所有的墙壁上都挂满了他们的标语牌，而我们却没有一个印刷箱，没有一张纸可供支配。没有提出抗议的手段，没有开始战斗的手段。政变者身着邮件，共和国则赤身裸体；政变者有一个说话的小号，共和国则戴着口罩。该怎么做呢？对共和国、对议会、对权利、对法律、对进步、对文明的突袭，是由非洲将军们指挥的。这些英雄们刚刚证明了他们是懦夫。他们的预防措施做得很好。只有恐惧才能产生这么多的技巧。他们逮捕了议会的所有战士，以及左派的所有行动人员，鲍恩、夏尔-拉格朗日、米奥、瓦伦丁、纳多、乔拉。此外，所有可能的街垒首领都被关进了监狱。伏击战的组织者小心翼翼地留下了朱尔-法夫尔、米歇尔-德-布尔热和我，认为我们的行动力不如论坛报的人；希望留给左派的人有能力抵抗，但没有能力取得胜利，希望如果我们不战斗，就会使我们蒙羞，并向我们开枪。

如果我们真的打仗，我们就会被打倒。然而，没有人犹豫。商议开始了。其他代表每时每刻都在赶来，埃德加-基内特（Edgar Quinet）、杜特（Doutre）、佩利蒂埃（Pelletier）、卡萨尔（Cassal）、布鲁克纳（Bruckner）、鲍丁（Baudin）、肖弗（Chauffour）。房间里坐满了人，有些人坐着，大多数人站着，一片混乱，但没有骚动。我是第一个发言的人。我说，斗争应该立即开始。

以暴制暴。我认为，一百五十名左派代表应该戴上他们的官帽，在街道和林荫道上游行，一直到马德莱娜，并高呼 "共和国万岁！宪法万岁！"应该出现在军队面前，独自一人，冷静地不携带武器，召唤强权服从权利。共和国万岁！宪法万岁！"应该出现在军队面前，并独自一人，冷静地、手无寸铁地召唤强权服从权利。如果士兵们屈服了，他们就应该到议会去，把路易-波拿巴干掉。如果士兵们向他们的立法者开火，他们应该在整個巴黎散开，喊出 "拿起武器

"，并诉诸街垒。抵抗应该从宪法上开始，如果失败了，就应该从革命上继续。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我说："叛国罪，"我说："应该被当场抓住，是一个伟大的

错了，让这样的暴行在时间的流逝中被接受。过去的每一分钟都是帮凶，都是对犯罪的认可。小心那种被称为 "已完成的事实" 的灾难。拿起武器！"许多人热烈支持这一建议，其中包括埃德加-基内特（Edgar Quinet）、佩利蒂埃（Pelletier）和杜特（Doutre）。

米歇尔-德-布尔热严重反对。我的本能是立即开始，而他的建议是等待和观察。据他说，加速灾难的发生是危险的。

政变是有组织的，而人民却没有。他们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我们不能沉迷于幻想。群众还不能骚动。宅院里完全平静；惊讶是存在的；愤怒则没有。巴黎人虽然很聪明，但并不理解。米歇尔补充说："我们不是在1830年。查理十世在淘汰221人时，将自己暴露在这一打击之下，即221人的重新当选。我们的情况也不一样。221人是受欢迎的。现在的议会则不然：一个被侮辱性地解散的议会，如果得到人民的支持，总是会被征服的。因此，人民在1830年崛起。

今天，他们在等待。在他们成为受害者之前，他们都是受
骗者"。